

百五  
十家評註史記

上海文瑞樓印行

百五十名家評註史記卷之一百一十九

漢太史令龍門司馬遷著

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索隱曰謂奉法循理之吏也

趙恒曰法令為文刑罰為武奉職循理四字乃太史循吏之本旨

按律事篇云楚

莊王罷朝而晏

樊姬問其故王

曰今日與賢相

語不知晏姬曰

賢相為誰王曰

虞丘子姬曰虞

丘子為相數十

年未嘗進一賢

安得為賢王以

姬之言告虞丘

子虞丘子于是

辭位而進孫叔

敖楚卒以伯樊

姬有力焉

王維禎曰無他異

政皆便民者行之

朱應登曰孫叔敖

弛庫車之令而高

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姦也文武不備良民懼然身修者官未曾亂也奉職循理亦可以為治何必威嚴哉

孫叔敖者

正義曰說苑云孫叔敖為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衣粗衣冠白冠後來弔曰有身貴而驕人者民亡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

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叔敖再拜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楚之處士也虞丘相進之於楚莊王以自代也三月為楚相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緩禁

止吏無姦邪盜賊不起秋冬則勸民山採春夏以水徐廣曰乘多水各得其所便民

皆樂其生莊王以為幣輕更以小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市令言之相曰市亂民

莫安其處次行不定相曰如此幾何頃乎市令曰三月頃相曰罷吾今令之復矣後

五日朝相言之王曰前日更幣以為輕今市令來言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之不

定臣請遂令復如故王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楚民俗好庫車索隱曰庫王以

為庫車不便馬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不可王必欲高車臣請教

閭里使高其柵索隱曰柵門限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

百五十名家評註史記卷一百一十九 循吏列傳

其相者示之行也  
西門豹罷河伯之  
聘而鑿其渠者示  
之好也

凌約言曰將叙鄭  
子產之賢先以國  
亂起案

按韓詩外傳云  
子產之治鄭一  
年而負罰之過  
省二年而刑殺  
之罪亡三年而  
庫無拘入故民  
歸之如水就下  
愛之如孝子故  
父母子產病將  
死國人皆呼嗟  
曰誰可使代子  
產死者乎及其  
不免死也士太  
夫哭之于朝商  
賈哭之于市農  
夫哭之于野哭  
子產者皆如喪  
父母  
按韓詩外傳云

悉自高其車。此不教而民從其化。近者視而效之。遠者四面望而法之。故三得相而  
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己之罪也。皇覽曰叔教冢在南郡江陵故城中曰土里民傳孫叔教

子產者。鄭之列大夫也。索隱曰按有管晏列傳其國倫羊舌肸等亦古之賢大夫合著在管晏之下不宜散入循吏之篇鄭昭君之

時。以所愛徐摯為相。索隱曰按鄭系家云子產鄭成公之少子事簡公定太史記異

耳。國亂上下不親。父子不和大。宮子期言之君。以子產為相。索隱曰子產亦鄭之公

說按系家鄭相子西子駟之子與為相一年。豎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童子不犁畔。

二年。市不豫賈。索隱曰賈音價謂臨時評其貴賤不豫定價三年。門不夜關。徐廣曰一作閑道不拾遺。四年。田器

不歸。五年。士無尺籍。正義曰言士民無一尺方板之籍書什伍什伍相保也喪期不令而治。治鄭二十六年而

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皇覽曰子產冢在河南新鄭城外大冢是也○索隱曰按左傳

及系家云子產死孔子泣曰子產古之遺愛也又韓詩稱子產卒鄭人耕者輟耒婦人損其佩玦也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第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

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

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為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

不受也。食如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

農士工女安所餽其貨乎。

子魚為已者也  
故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乎故能成其私詩曰思無邪此之謂也

何孟春曰追殺人者乃其父也者何不與之而俱亡不然不返言于庭而父教人之惡不聞于人亦得所以為父隱之道矣乃持區區之信以伏斧鑕而博司直之譽可哀矣哉  
邵寶曰君子之論者當謂竊負而逃母為天子然且可為而者獨不可乎雖然下辭一等則者其庶幾矣

楊慎曰新序亦載此事文采更饒當觀

王世貞曰余少習太史公書固奇之至諸傳滑稽寶殖游俠甚足瑣亡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道有殺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使人言之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

李離者晉文公之理也

正義曰理獄官也

過聽殺人自拘當死文公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

下吏有過非子之罪也李離曰臣居官為長不與吏讓位受祿為多不與下分利今

過聽殺人傳其罪下吏非所聞也辭不受令文公曰子則自以為有罪寡人亦有罪

邪李離曰理有法失刑則刑失死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

索隱曰言能聽察微理以決疑獄故周禮司寇

以五聽察獄詞氣色耳目也又尚書曰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是也故使為理今過聽殺人罪當死遂不受令伏劍而死

死

太史公曰孫叔敖出一言郢市復子產病死鄭民號哭公儀子見好布而家婦逐石奢縱父而死楚昭名立李離過殺而伏劍晉文以正國法

索隱述贊曰奉職循理為政之先恤人體國良史述焉叔孫鄭產自昔稱賢拔葵一利赦父非德李離伏劍為法而然

百五十名家評史記卷之一百二十

汲鄭列傳第六十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文穎曰六國至黯七世世為卿大夫時衛但稱君

百五十名家評史記

卷一百二十

汲鄭列傳

二

賴也乃獨不載循吏而傳中所載寥寥數人耳河南守吳公治行為天下第一固嘗舉貴生矣史不能舉吳公名與所以稱第一狀何者其哉太史公之畧於史也蓋史至班固而後定也楊慎曰贊語叶韻而句法奇黃震曰孫叔敖使民自高其車得誘民之術也公儀休不受魚謹律身之常也石奢以父殺人李離以過聽殺人皆自殺皆難能之事也王維禎曰始末所具盡是伉直更不難以他事茅坤曰通篇以伉直筆寫法黯為耕神而不學無術亦稍稍見楊慎曰然字若屬下句又有力看他寫法黯自初使越

黯以父任孝景時為太子洗馬以莊見憚索隱曰莊者嚴也謂嚴威也自漢明帝諱莊故已後莊皆云嚴太子即位黯為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索隱曰比音鼻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歲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遷為滎陽令黯耻為令病歸田里上聞乃召拜為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為東海太守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如淳曰律太守都尉諸侯內史鄭當時為大農推官屬丞史亦是也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卧閨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以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為而已弘大體不拘文法黯為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已者善待之不合已者不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伏後案然好學游俠任氣節內行脩絮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常慕傅柏袁盎之為人也應劭曰傅柏梁人為孝王將素伉直○索隱曰傅音付人姓柏名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徐廣曰一云名棄疾○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當是時太后弟武安侯蚡為丞相索隱曰漢書見名棄疾○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當是時太后弟武安侯蚡為丞相中二千石來拜謁蚡不為禮然黯見蚡未嘗拜常揖之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張晏曰所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索隱曰黯思羣也音陟降反

便別至繕制又別其卑生如此故所至為朝廷重王維禎曰此斷述默性行他人或用常太史公獨來間入此非漫及也茅坤曰述性行如此者欲為後數事張本耳董份曰言其所善以見黯好直劉辰翁曰皆子長極意發明其人善灌夫鄭當時亦借以明之皆傳中品目也黃震曰汲黯以純剛至正之氣卓出漢庭之方自天子以下皆嚴憚之言雖不用漢鼎之增重亦多矣子曰根也慈焉得剛黯度幾先慈者幾董份曰助能發黯之為人亦知人矣崔說曰漢武帝雄才大略智臣漢士或以便畜或以頭使一犯禁戒刑辟

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

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如高曰杜欽所謂病滿賜告詔恩也數者非一也或

不賜告得去官歸家與告居官曰賜告得去官歸家與告居官不視事○索隱曰數音所角反終不愈最後病莊助為請告徐廣曰最上曰汲黯何

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索隱曰踰音庚案漢書作踰踰猶勝也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

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責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

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而視之如高曰廁音側謂牀邊路牀視之一云溷廁也廁牀邊側丞相弘燕見上

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應劭曰武帳織成為武士象也孟康曰今御武帳置兵繭五兵

於帳中韋昭曰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

方以武名此下即之示威黯更定律令為廷尉應面折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

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二者無一焉非苦就行放析就功何乃

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如淳曰紛亂也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易辯常在文深小

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

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乘上間常言與胡

和親無起兵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弄索隱曰音路洞反上分別文法湯

等數奏決讞以幸索隱曰讞音魚列反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

刀筆吏專深文巧詆索隱曰音丁禮反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真以勝為功上愈益貴弘湯

百五十名家評註史記卷一百二十汲黯列傳

死少假借獨以嚴  
憚其為社稷臣准  
南王親漢廷公卿  
獨憚長孫藏邪謀  
而不敢發斯亦近  
于己正物正者與

楊慎曰將言望見  
羅遜惟中故先從  
衛青弘常日多時  
說來如此則前所  
謂尊重後所謂封  
侯皆有不足道矣  
倪思曰放析就功  
殆枉以為真破析  
奇碎須要如己意  
自為功耳  
余有丁曰按謂湯  
恣行苛刻而又毀  
析舊制以成其事  
功即所謂紛更之  
說也  
楊慎曰其言深文  
巧詆至以勝為功  
何其深切痛至非  
老成閱歷惻怛周  
正不能為此言也  
班史去之非是  
唐順之曰揖田蚡  
揖大將軍作兩處

漢書作雖 反應敬禮

弘湯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說也。欲誅之以事。弘為丞相。乃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為右內史。為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既益尊。姊為皇后。然黯與亢禮。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益貴。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過於平生。淮南王謀反。憚黯曰。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如發蒙振落耳。天子既數征匈奴有功。黯之言益不用。始黯列

應性恪

應前

此所謂社稷

提

為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為小吏。及弘湯稍益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弘湯等。已而弘至丞相。封為侯。湯至御史大夫。故黯時丞相史皆與黯同列。或尊用過之。黯偏心不能無少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上默然。有間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也。日益甚。居無何。匈奴渾邪王率眾來降。漢發車二萬

應犯主類名

乘。縣官無錢。從民貲馬。

索隱曰貲音時夜反。貲賒也。鄒氏音勢。

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

應直諫

曰。長安令無罪。獨斬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

應犯主類名

令天下騷動。罷弊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

應直諫

者五百餘人。黯請問見高門。如淳曰黃圖未央宮中有高門殿。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

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為陛下得胡人。皆以為奴婢。以

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子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數

楊慎曰大將軍有  
揖客反不重耶句  
甚高簡大將軍又  
高過于平生句有  
來

董份曰黯以質直  
責大體持朝廷議  
則可至以已官職  
而望君上毀人之  
進則粗矣故史著  
其偏心而漢武亦  
得說其不學也

按文子云虛元  
因循學後而不  
先辟若積薪燎  
後者處上沒長  
孺學黃老之言  
故引而用之耳

先緒曰按呂刑  
云上下比罪言  
於法先條則上  
比重罪下比輕  
罪上下相比觀  
其所犯當與誰  
同然後定法如  
今律死明文則  
許用例也然當  
上下比罪之時  
吏多因緣為奸  
差錯此如長  
安貴人與橫邪

萬之眾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  
吏繩以為闡出財物于邊關乎。應劭曰闡安也。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出關。雖 陛

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  
傷其枝者也。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應劭曰黯也。 上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

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黯隱於田園。居數年會更五銖錢。徐廣曰元狩五年行五銖

錢。民多盜鑄錢。楚地尤甚。上以為淮陽楚地之郊。乃召拜黯為淮陽太守。黯伏謝不  
受印。詔數彊子。然後奉詔。詔召見黯。黯為上泣曰。臣自以為填溝壑。不復見陛下。不

意陛下復收用之。臣嘗有徇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  
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素隱曰今猶即召君也。 顧淮陽吏民不相得。

吾徒得君之重。卧而治之。黯既辭行。過大行。李息曰。黯棄居郡不得與朝廷議也。然  
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非肯正為天下言。

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如淳曰舞 內  
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為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與之俱受其僇矣。息畏

湯終不敢言。黯居郡如故治淮陽政清。後張湯果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令黯以  
諸侯相秩居淮陽。如淳曰諸侯王相在郡守上秩真二十石。律真二十石俸月二萬二千石。月萬六千七歲而卒。徐廣曰元 卒  
後。上以黯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諸侯相。黯姑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為

百五十名家評註史記  
卷一百二十 及鄭列傳  
四

王市者世當死考五百餘人此

則以不可行之法而強比附者

也不有汲長孺直言民安措足

哉長孺之言曰愚民安所知市

賈長安中物而文吏以為闕出

財物于邊關乎此則不易之論

余有丁曰上默然者屢矣黯亦充矣

按考要云漢書更其文曰臣常

有狗馬之心今病力不能任郡

事師古注病力病甚皆非也若

嚴助傳曰有狗馬之病不能勝

服此與太史公語同

王維禎曰帝正不欲黯在內乃自請

按黯謂不得與朝廷議與願留

禁闥皆足以發

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

者十人僕陽段宏書作段宏始事蓋侯信徐廣曰太信任宏宏亦再至九卿然衛

人仕者皆嚴憚汲黯出其下

鄭當時者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漢書音義曰當時父嘗為項籍將籍死已而屬漢高祖令諸

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死孝文時鄭

莊以任俠自喜脫張禹於尼之將楚相之弟聲聞梁楚之間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每

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如淳曰交道四通處也請賓客便嬾曰諸郊謂長安

馬謂於置存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其明旦常恐不徧莊好黃老之言其慕

長者如恐不見年少官薄然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武帝立莊稍

遷為魯中尉濟南太守江都相至九卿為右內史以武安侯魏其時議貶秩為詹事

遷為大農令莊為太史誠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莊

廉又不治其產業仰奉賜以給諸公然其餽遺人不過算器食徐廣曰算音先管反

竹器以言無銅漆也漢書作具器食每朝侯上之間說未嘗不言天下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

誠有味其言之也常引以為賢於己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

之上唯恐後山東士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鄭莊使視決河自請治行五日治行謂

莊嚴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請治行者何也然鄭莊在朝常趨和承意不敢

也

與前以數以善宦官四至九卿

此特以憚黯見

索隱曰案漢書作段宏

徐廣曰太信任宏宏亦再至九卿

然衛人仕者皆嚴憚汲黯出其下

漢書音義曰當時父嘗為項籍將籍死已而屬漢高祖令諸

明忠君之心  
按王意所不欲  
二語足盡古今  
奸臣之態

按論衡云淮陽  
鑄錢吏不能  
禁汲黯為太守  
不壞一錢不刑

一人高枕安卧  
而淮陽政清  
劉辰翁曰因黯故  
生安因安故又及

段宏可謂展轉甚  
不切者及言衛人  
然後一時出處有

可嘆者又與傳第  
一語有寵千古之

衛君者相發云  
茅坤曰鄭君者豈

其節義之士耶惜  
乎太史公不能自

勒為一傳  
朱翌曰漢高令諸

故項籍臣名藉謂  
之劉達大度鄭君

曾事藉獨不奉詔  
可謂美矣乃遂之

至新丁公則曰使  
人臣毋效丁公何

也  
茅坤曰鄭莊與汲

長孺性行不相似

甚引當否及晚節

漢征匈奴招四夷

天下費多財用益匱

莊任人賓客為大農

徐廣曰一作入一云賓客為大農餽人餽人蓋與生財利如今方宜矣  
當時為大農而任使其賓客幸較任餽也  
即餽反幸較音姑角謂當時作大農任賓客餽人取庸直也或者贊物以應官取庸  
故下云多逋負也幸較字亦作酤推權者獨也言國家獨權酤也此言幸較亦謂令  
賓客任人專其多逋負司馬安為淮陽太守發其事莊以此陷罪贖為庶人頃之守  
利故云幸較也

長史相長也上以為老以莊為汝南太守數歲以官卒鄭莊汲黯始列為九卿廉  
內行修絜此兩人中廢家貧賓客益落索隱曰落落零落猶散落落也及居郡卒後家無餘貲財莊兄

弟子孫以莊故至二千石六七人焉

太史公曰夫以汲黯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況衆人乎下邳翟公有言徐  
邾邾一作邾邾索隱曰始翟公為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為廷

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

賤交情乃見汲鄭亦云悲夫

索隱述贊曰河南橋制自古稱賢淮南卧理天子伏馬積薪  
與數伉直愈堅鄭莊推士天下翕然交遊勢利翟公為廷尉

楊慎曰按野客叢書云炎涼世態自古而然廉頗為趙將賓客盡至及其免

歸賓客盡去後復為將客又至頗曰客退矣客曰君何怨馬頗無以應孟嘗君為

齊相賓客盡至及其免齊相賓客盡去後復為相客又至孟嘗君曰客何面目

見文乎客曰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

者掉臂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也孟嘗君卒善遇之異時翟公

事正與此二事同翟公惡之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

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客固薄矣翟公何怪之有惜乎無有以二客之

百五十名家評註史記

卷一百二十 汲鄭列傳

五

獨其好黃老處同

凌約言曰曰其慕

長者如恐不見曰

其游知交皆其大

父行曰客死留門

以責下人曰侯上

之聞說未嘗不言

天下之長者曰推

轂士及官屬丞史

太史公宛轉舉寫

而鄭莊之好賢樂

善具見矣

王維禎曰文學興

廢世代沿革此文

備之看他敘數千

百年事略死湊漏

金履祥曰首以讀

功令廣厲學官之

路而發嘆蓋嘆六

藝之廢而興之難

也公歎興于孔子

至秦而廢漢興之

初尚未能復至武

言告

之者

黃震曰汲黯論帝多欲勸帝無起兵諫帝迎潭邪王切責張湯苛法而拳拳

願出入禁闥補過拾遺切直忠蓋漢庭第一帝稍聽之何乃下輪臺之詔耶

○鄭莊委曲禮下雖少鯁諒之風然內行修潔

沒無餘財與汲黯等此太史公之以之同傳錄

# 百五十名家評註史記卷之一百二十一

##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正義曰姚承云儒謂博士為儒雅之林綜理古文宣明舊藝咸勸儒者以成王化者也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之於令即今之學令是也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

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彊國故孔子閉

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

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正義曰鄭玄云魯哀公十一年是時道衰樂廢孔子還修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也世以混濁莫能用

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正義曰後之記者失辭也案家語等說則孔子歷聘諸國莫能用謂周鄭齊宋曹衛陳楚杞莒匡等爾

歷小國亦無七十餘君也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

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徐廣曰錄一作修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

游諸侯大者為師傳卿相索隱曰案子夏為魏文侯師子貢為齊魯聘吳越蓋亦卿也而宰子亦仕齊為卿餘則未聞小者友教

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案仲尼弟子列傳子路尚存也子張居陳正義曰今陳州澹臺子

羽居楚正義曰今蘇州城南五里有澹臺湖湖北有澹臺子夏居西河正義曰今汾州子貢終於齊正義曰今青州如田子

按首微孔子剛  
詩書作春秋以  
儒宗也

禮記曰序論大

意孔子問王路廢

而邪道興於是論

次詩書修明禮樂

作春秋皆先王之

道也孔子卒後七

十子之徒云云為

王者師孔子之教

也並爭於戰國焚

坑於秦賴齊魯之

士而竟存黃老刑

名於漢得齊魯而

後傳至公孫弘以

春秋白衣云云而

後天下學士靡然

嚮風為學官則悼

道之興廢而請于

朝者為功令而後

天下吏士多文學

公孫弘齊人也謂

齊魯之閑於文學

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于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  
陵遲以至于始皇。天下竝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門。學者獨不廢也。於威  
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  
詩書坑術士。正義曰。顏云。今新豐縣溫湯之處。號慈儒鄉。溫湯西南三百里有馬谷。谷中溫處。瓜實成。詔博士諸生說之人言不同。乃令就視。為伏機。諸生賢士皆至焉。方尚難不決。因發機。從上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正也。而魯諸儒持孔子之禮器。以上皆歷終乃無聲也。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為陳涉博士。徐廣曰。孔子八世孫名耐。字甲也。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  
合適成。音丁革反。適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  
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于陳王也。及高皇帝誅  
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  
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  
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  
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  
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正義云。顏云。陳希盧。縮韓信。布之徒。相以反叛。征討也。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  
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正義曰。言孝文稍用文學之士。居立。然孝文帝本好刑  
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

之志不遂不極乎  
涉不止也

邵寶曰諸儒從陳  
涉者使其不死其

從叔孫通乎涉且  
從矣況高祖之召

其有不從乎當時  
兩生獨安在哉前

不從甲後不從通  
非有定見其何以

與于斯

劉子翬曰孔甲誠  
怨秦而思與憤者

然使甲知涉不滿  
歲而亡甲必不輕

與之也委質為臣  
與之俱死在搢紳

先生豈細事哉蓋  
甲之知不明不知

勝之不足與也若  
知其必亡徒以怨

秦與之俱死此特  
匹夫之發憤耳昌

足貴哉

按自此以下敘  
文學自漢始與

柯維騷曰按漢武  
初卿儒術招賢良

趙綰王臧等以文  
學為公卿欲議古

創制會實太后不  
好儒術致綰臧于

者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

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徐廣曰一作陪韋昭曰培申公名音扶尤反○索隱曰韓嬰也於齊則轅固生正義曰申轅姓培固名

公生其處號也於燕則韓太傅索隱曰韓嬰也言尚書自濟南伏生索隱曰按張

年云字言禮自魯高堂生索隱曰謝承云秦氏李代有魯人高堂伯則伯是其字

子賤索隱曰謝承云秦氏李代有魯人高堂伯則伯是其字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索隱曰毋音無胡

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蚡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

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齊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公孫

弘為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御史言正義曰自此以下皆弘奏請之辭制曰蓋聞導民以禮

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

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

里之化以廣賢材焉謹與太常臧漢書百官表孔臧也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

夏曰校正義曰校教也殷曰序正義曰序舒禮教也周曰庠正義曰庠詳也其勸善也顯之

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至

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

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

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

法諸所與為皆廢  
從數年嘗太后崩  
始復徵文學之士  
而公孫弘以布衣  
位至通侯使弘與  
館藏易時而仕其  
禍福相連年故曰  
遇不遇者時也  
楊慎曰太史公平  
準書云公孫弘以  
春秋之義繩臣下  
取漢相自序云公  
孫弘以春秋白衣  
為天子三公屢書  
不書皆反辭不見  
意深數夫儒術不  
飾詐為經術之羞  
按韓信先行之不  
得推擇為吏主  
父偃學從便諸  
儒排擠不容李  
陵降匈奴隴西  
士大夫以為愧  
秦漢之後卿黨  
清議猶屢是以  
禮官勸學則曰  
崇卿里之化也  
按劉貢父云所  
聞者當屬上句  
讀  
按師古云令縣

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索隱曰上音時兩反屬音燭屬委也二千石  
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索隱曰計計吏也偕俱也謂令與計吏俱詣太常也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  
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  
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案詔書律  
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索隱曰謂詔書文學雅正訓辭深厚也恩施甚  
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治禮次治掌故。徐廣曰一云次以文學禮義  
為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  
卒史。正義曰補左右內史後改為左馮翊右扶風比百石已下。補郡太守史。卒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  
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索隱曰如淳云漢儀弟子射策甲科百人補郎  
中乙科二百人補太子舍人皆秩此二百石次郡國文學秩百石也備員。請著功令。佗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  
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申公者。魯人也。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高祖于魯南宮。索隱曰按漢書云申公少與楚元王

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正義曰括地志云泮宮在兗州曲阜縣西呂太后時。申公

游學長安。與劉鄴同師。索隱曰案漢書云呂太后時浮丘伯在長已而鄴為楚王。令

申公傳其太子戊。徐廣曰楚元王劉交以文帝元年薨子夷王鄴立四歲薨戊不好

學。疾申公。及王鄴卒。戊立為楚王。胥靡申公。徐廣曰申公耻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

百五十名家評註史記  
卷一百二十一 儒林列傳  
七

令相候相長丞  
縣長丞也二千  
石謂侯守諸王  
相也

按師古云言治  
禮堂致之官以  
有文學禮義而  
為之又所以選  
擢留滯之人

茅坤曰太史傳儒  
林不殊道德之士  
及其說經者之旨  
獨疏六數門戶此  
其不知學之故也

古人云漢儒傳經  
而經亡于此亦可  
概見矣

楊慎曰列子云胥  
靡登高不懼胥隸  
也靡末也胥靡末  
隸微賤之人腐刑

楊慎曰六義以經  
稱始於禮記經解  
再見于此

史武帝嘗用儒生  
以趙綰之荐三聘  
申公而力行一言

卒不用以免竊怪  
武帝于公聘之之  
專而去之之暴也

不出門復謝絕賓客獨王命召之乃往徐廣曰魯恭王也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百餘人申

公獨以詩經為訓以教無傳疑疑者則闕不傳索隱曰謂申公不作詩傳但教授有疑則闕耳蘭陵王臧既

受詩以事孝景帝為太子少傅免去今上初即位臧迺上書宿衛上累遷一歲中為

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綰為御史大夫臧請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諸侯

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

軺傳從至見天子徐廣曰馬車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為治者不在

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已招致則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貴太后好老子言不悅儒術得趙綰王臧之過以讓上上

因廢明堂事盡下趙綰王臧吏後皆自殺申公亦疾免以歸數年卒弟子為博士者

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徐廣曰孔鮒之弟子襄為惠帝博士遷為長沙太守周霸

至膠西內史夏寬至城陽內史碭魯賜至東海太守蘭陵繆生至長沙內史索隱曰繆音亡

救反繆氏出蘭陵一音穆所徐偃為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漢書音義曰姓為膠

東內史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好學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中掌故

以百數言詩雖殊多本於申公

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與黃生爭論景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弑也轅固生曰不然夫桀紂虐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與天下

然公之失蓋有四  
馬不知武帝之非  
真好儒而就之是  
不明也假趙繆以  
為重而輕受其荐  
顧問徒以一言析  
其衝而無委曲告  
諭之法是失言也  
既舍魯邱而因循  
不去是不斷也噫  
者儒碩德如公而  
顧失此乎  
王荅曰黃生之論  
終非  
按六韜云冠雖  
華禮加之于首  
履雖新法踐之  
于地韓非子亦  
云冠雖華必  
戴之於頭履雖  
五米必踐之  
地意皆倣此  
按師古云家人  
言僮隸之屬  
楊慎曰司空城旦  
書蓋太后怒魯  
固之言意欲入以  
罪條比于城旦駟  
謂比儒書于律令  
是也儒書外自有  
刑名家何得以律

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不為之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黃生

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

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

踐南面非弑而何也轅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景帝

曰食肉不食馬肝正義曰論衡云氣熱而毒盛故食馬肝殺之又感夏馬行多渴死殺氣為毒也不為不知味言學者無言

湯武受命不為愚遂罷是後學者莫敢明受命放殺者實太后好老子書召轅固生

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索隱曰服虔云如家人言也案老子道德篇雖微妙難通然近而觀之理國理身而已故言此家人之言

也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徐廣曰司空主刑徒之官也駟案漢書音義曰道家以儒法為急此之於律令乃使固入

圜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假固利兵下圜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應

手而倒太后默然無以復罪罷之居頃之景帝以固為廉直拜為清河王太傅徐廣曰哀王乘

久之病免今上初即位復以賢良徵固諸諛儒多疾毀固曰固老罷歸之時固

已九十餘矣固之徵也例挈薛人公孫弘亦徵徐廣曰薛縣在菑州側目而視固固曰公孫子務正

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自是之後齊言詩皆本轅固生也諸齊人以詩顯貴皆固之

弟子也

韓生者漢書曰名嬰燕人也孝文帝時為博士景帝時為常山王太傅徐廣曰憲王辟也韓生推

詩之意而為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索隱曰賁

百五十名家評註史記 卷一百二十一 儒林列傳

音肥自是之後而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生孫商為今上博士

伏生者

張晏曰伏生名勝伏氏碑云

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

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朝

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

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

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

漢書曰字和伯千乘人

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兒寬既通尚

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兒寬貧無資用常為弟子都養

索隱曰謂兒寬

家貧為弟子造食也何休注公羊灼烹為養案有所養卒廩掌焉養造食也

及時時行傭賃以給衣食行常帶經止息

則誦習之以試第次補廷尉史是時張湯方鄉學以為奏讞掾以古法議決疑大獄

而愛幸寬寬為人溫良有廉智自持而善著書書奏敏於文口不能發明也湯以為

長者數稱譽之及湯為御史大夫以兒寬為掾薦之天子天子見問說之張湯死後

六年兒寬位至御史大夫

徐廣曰元符元年

九年而以官卒寬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從容

得久然無有所匡諫於官官屬易之不為盡力張生亦為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

徵不能明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孔氏有古文尚書

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益尚書滋多於是矣

索隱曰案孔臧與安國書

云舊書潛於壁室歟爾復出古訓復申臧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河圖乃有百篇耶知以今文譬古篆隸推科斗以定五十餘篇並為之傳也藝文志曰安國